

分析哲学思想的溯源研究

FENXI ZHAXUE SIXIANG DE SUYUAN YANJIU

王 策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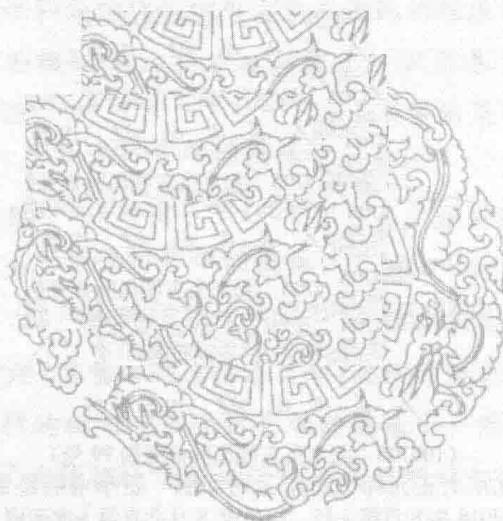


人民出版社

分析哲学思想的溯源研究

FENXI ZHESXUE SIXIANG DE SUYUAN YANJIU

王 策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中联学林

责任校对:张明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析哲学思想的溯源研究 / 王策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8

ISBN 978-7-01-019358-8

I. ①分… II. ①王… III. ①分析哲学-研究 IV. ①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01064 号

分析哲学思想的溯源研究

FENXI ZHEXUE SIXIANG DE SUYUAN YANJIU

王 策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

字数:266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9358-8 定价:39.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本书获西安邮电大学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分析哲学思想的溯源研究——从康德、波尔查诺到弗雷格，16YJC720017）资助；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分析哲学思想探源——从康德到弗雷格，2017C007）资助。

前 言

进入 21 世纪,分析哲学家更加关注对自身历史的研究。长久以来,分析哲学总是被看作“非历史的”,但分析哲学的发展历程却不断地显示着这种哲学传统的历史性特征。无论是在基本观念方面,还是其基本方法,分析哲学都和传统西方哲学,尤其是欧陆哲学相互纠结、密不可分。因此,如何从传统哲学资源中找到分析性思想的出发点,如何评价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关系,对于表明西方哲学发展的连续性和分析哲学对西方哲学传统的继承性,对于真正理解分析哲学的独特性及其思想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分析哲学领域内就开始关注与分析哲学有着深刻思想联系的莱布尼兹、康德以及近代德国哲学。

众所周知,“语言转向”是分析哲学诞生的标志。分析性思想的起源,体现为从传统认识论转变为语义学的过程,然而这一“转变”的历史性脉络,至今还晦暗不明,亟待澄清。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致力于弥合从康德理论哲学(《纯粹理性批判》)到分析哲学(弗雷格的逻辑语义学)之间的历史性断裂。

弗雷格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和分析哲学的奠基者。然而,对语言给予“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为特征的弗雷格逻辑语义思想的起源,则具有更为深久的欧洲哲学根基。分析哲学思想的起源,除了现代逻辑因素外,更是 19 世纪德国众多哲学家对康德理论哲学进行不间断地批判、重构和回应的过程。弗雷格的目的就是要重新面对和回答康德的问题:理性(在康德那里是“先天综合知识”,在弗雷格那里是“数学知识”)的条件和最终基础是什么?他把“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这一康德式的问题,转换为“命题涵义之所以可能(必然为‘真’)的先天(逻辑)条件是什么?”正是这种关心真理、知识和信念的“最终基础”,把弗雷格和康德联系在了一起。此外,逻辑语义思想的产生还缘于 19 世

纪后半叶所面临的两大哲学困境及其任务:一是反对当时欧洲流行的对哲学给予自然主义、生理主义和心理主义的各种解释;二是反对传统逻辑以及建构新的逻辑和哲学语言,包括对新的数学基础的重视。这两个任务的完成不但是一个相互交织的理论过程,而且是对康德理论哲学给出普遍回应的历史过程。因此,逻辑语义思想起始于康德(包括莱布尼兹),期间经历了波尔查诺的新逻辑、特伦德伦堡的逻辑语言观念、洛采的逻辑思想、新康德主义逻辑学派对康德先验逻辑的改造、布尔的逻辑代数、现代数论等众多人物的思想要素和哲学流派,这些支流形成了一股合流,最后汇集于弗雷格。因此,分析哲学应当具备历史性研究的资格,它不但拥有明晰的发展史,而且有着自己的史前史。这篇论文就属于分析哲学史前史的一种考古性、溯源性研究。

整个研究的论证思路和框架分为三大步骤:第一步,弗雷格逻辑语义学的历史根源及其影响因素(第一、二章);第二步,弗雷格逻辑语义学发生之际所面临和解决的问题(第三章);第三步,弗雷格逻辑语义理论的内容、哲学基础以及与康德的内在关联(第四、五、六章)。

第一章阐述了波尔查诺的逻辑思想。他最早是从逻辑方面对康德的理论哲学给予批判,反对康德基于“直观”和“先天综合”的认识论思想,发明了“命题自体”和“概念自体”等诸多重要的语义学概念,并用“概念/变元”法完成了新的逻辑构造。这种具有外延特质的逻辑,不但突破了传统的内涵逻辑,更成为弗雷格意义理论中“函项/自变元”概念的雏形。波尔查诺逻辑的概念和方法,是从康德认识论到弗雷格逻辑语义学的关键因素。然而,波尔查诺并不是对弗雷格造成影响的唯一过渡人物,还有许多先驱者的思想贡献不可忽视。根据逻辑语义学萌生的思想脉络,第二章选取并论证了新康德主义的逻辑学派、洛采的纯粹逻辑观念和布尔的逻辑代数思想。这些思想潮流皆是弗雷格逻辑语义学不可或缺的催生因素,它们使得从康德到弗雷格的思想过渡显得更为细密和充实。新康德主义中的马堡学派推进了康德的“纯粹思想”“先验方法”等重要概念,它主要通过对康德先验逻辑的重新解释影响了弗雷格;洛采逻辑学的“判断先于概念”“函项理论”和“思想的客观性”等重要思想,预兆了弗雷格逻辑语义学的到来;布尔的逻辑代数学的目的,要把逻辑还原为代数运算,然而在其形式化操作和表达方面,径直地影响了弗雷格对逻辑的形式化塑造,即现代的形式化逻辑。

弗雷格身处的时代环境,即19世纪后半叶直至20世纪初对康德哲学遗产

的态度,以及在数学基础、逻辑领域的哲学观念的变革,则成为逻辑语义学产生的直接因素,这也是本研究第二步(第三章)必须要廓清的任务。本章着重论证了导致弗雷格逻辑语义思想发生的四方面的因素:(1)弗雷格对莱布尼兹给予了迥异于康德式的回应,沿袭了对数学进行逻辑论证的唯理论思想;(2)面对自然语言的不完善和建立完善语言的构想,弗雷格创立了数理逻辑的基本框架——“概念文字”; (3)从逻辑中驱除心理主义成为 19 世纪末期的哲学潮流,相比于现象学的反心理主义,弗雷格从逻辑中彻底清除了心理主义;(4)建构意义理论是逻辑客观化的理论延伸,相比现象学中的基于先验思想的意义理论,弗雷格则走向了基于现代逻辑的意义理论。总之,正是弗雷格对上述哲学问题的回应和解决,才使逻辑语义思想得以真正建立。

第四章阐明了在康德哲学的参照下,弗雷格把分析性、先天性、客观性、真理理论等这些同属于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核心概念,都给予了逻辑主义的论证。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凸显弗雷格逻辑语义学在基本内容、论证过程和哲学基础方面,与康德先验哲学的内在分野和隐秘关联。作为本研究收尾的第五章,阐明并论证了弗雷格与康德之间更为深刻的关联还集中体现在二者对数学基础的不同看法。康德认为数学属于先天综合的判断,而弗雷格则认为数学是一种基于纯粹逻辑推导的能够扩展知识的先天分析性真理。弗雷格对数学基础的逻辑主义证明,不但是他的逻辑语义理论最关键、最深刻的地方,同时也是其回归康德的折返之地。当弗雷格的逻辑主义纲领遭遇罗素悖论时,他反而诉求直观,把数学最终建立在了几何直观的基础上。

本研究结论部分对弗雷格现代逻辑与康德先验逻辑的内在关系做了进一步阐发和更为深入的探讨,认为基于现代逻辑的分析哲学与基于先验逻辑的先验哲学,二者呈现为一种“对立与统一”的关系。弗雷格从批判康德的判断理论入手,通过谓词逻辑的构造,成功地清除了康德在判断理论中隐藏的逻辑学与心理学的混淆,从而为哲学从认识论走向语义学奠定了基础。然而,弗雷格所倡导的现代量词理论、逻辑的形式主义、判断先于概念以及把“函项/自变元”作为判断结构的现代逻辑思想,又深深扎根于康德的“范畴/直观”这一先验性的逻辑结构中。因此,康德先验逻辑对弗雷格现代逻辑做了在某种程度上的奠基性工作。本研究主体结论是:弗雷格分析性(逻辑语义)思想发源的历程,起始于康德(批判把数学知识作为先天综合的真理)而背离康德(排除任何类型的直觉因素,把算术基础纳入纯粹逻辑领域),最后又返回康德(把算术基础纳入康

德意义的几何直觉或空间直觉中)。可以这样说,弗雷格和康德追问的是相似的哲学问题:人类理性,尤其是纯粹理性究竟是什么?理性是如何展现自身的?他们从不同的哲学观念出发,并通过先验逻辑和符号逻辑这种迥异的方法论进行论证,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看法,即理性的真正对象就是理性本身。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1
第一节 康德与语义学问题	1
第二节 研究基础、文献综述和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8
一、国外研究状况	9
二、国内研究状况	16
三、该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不足	19
四、本研究的问题与思路	21
五、本研究的主导思想和原则	26
第一章 逻辑语义学的雏形——波尔查诺的逻辑思想	28
第一节 波尔查诺逻辑的基本概念与方法	29
一、波尔查诺的命题论：“句子自体”	30
二、波尔查诺的概念论：“概念自体”	33
三、波尔查诺的方法论：“概念——变元法”	36
第二节 波尔查诺逻辑向语义学的拓展	38
一、“有效性”与“分析性”	39
二、“效度”与概率论	41
三、“根据”与“逻辑后承”	43
第三节 波尔查诺对康德的批判	49

一、从“直观”到“单称词项”	51
二、对康德分析性定义的批判	54
三、波尔查诺的分析性概念	59
第四节 波尔查诺的意义理论及其对弗雷格的影响	62
一、“命题自体”的涵义设定及其限制条件	64
二、“命题自体”与“思想”:一种比较研究	69
第二章 其他先驱者的语义学思想及其对弗雷格的影响	75
第一节 弗雷格与新康德主义	76
一、赫尔曼·柯亨的新逻辑	77
二、新康德主义与弗雷格的关联	83
第二节 洛采的纯粹逻辑观念	86
一、洛采的“有效性”理论	87
二、批判心理主义	89
三、判断先于概念与函项理论	91
四、思想的客观性	94
第三节 布尔的逻辑代数	97
一、布尔逻辑代数的基本概念和方法	98
二、逻辑代数的应用及其对传统哲学问题的处理	102
三、布尔逻辑的缺陷及其弗雷格对之的超越	105
四、弗雷格逻辑与布尔代数的差异	108
第三章 弗雷格逻辑语义学的发生	112
第一节 康德与弗雷格对莱布尼兹哲学的不同回应	113
一、康德与莱布尼兹	114
二、弗雷格与莱布尼兹	117
三、三者的关联	124
第二节 自然语言与建立人工完善的语言	125
一、自然语言与哲学谜题	126
二、建立完善语言的构想	129
三、弗雷格的“概念文字”	131

第三节 从逻辑中驱除心理主义	133
一、心理主义之种种	134
二、波尔查诺对心理主义的批判	137
三、胡塞尔《逻辑研究》中的反心理主义	140
四、弗雷格从逻辑中彻底清除心理主义	143
第四节 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分野	147
一、弗雷格的意义理论	148
二、胡塞尔的意义理论	151
三、两种意义理论的共通和分歧	155
第四章 弗雷格的逻辑语义理论及其哲学基础——以康德为鉴	160
第一节 康德与弗雷格论数学基础	161
一、康德的直觉主义数学哲学	162
二、弗雷格对康德的批驳与数学逻辑主义的建构	167
三、数学逻辑主义完全战胜直觉主义了吗?	173
第二节 康德与弗雷格论分析性概念	175
一、康德:基于认知限度内的分析性	176
二、弗雷格对分析性的逻辑定义	181
三、两种分析概念的特征、联系和缺陷	183
第三节 康德与弗雷格论先天性	187
一、康德:基于主体认知能力的先天性	187
二、弗雷格:基于逻辑主义的先天性及其内在矛盾	190
三、两种先天性概念的关联与区别	194
第四节 康德与弗雷格论客观性	197
一、康德:通过主体的客观性	197
二、弗雷格:基于逻辑的客观性	200
三、两种客观性的内在关联	204
第五章 弗雷格向康德的回归	208
第一节 逻辑主义及其终结	209
一、弗雷格的逻辑主义纲领	210

二、罗素悖论及其逻辑主义纲领的失败	219
第二节 诉求“直观”——算术的新基础	224
一、几何学基础及其与希尔伯特之争	225
二、算术的新基础	233
第六章 分析哲学对康德先验哲学的拓展	238
第一节 康德与分析哲学的根基	238
第二节 当代分析哲学视野下的康德哲学	240
第三节 康德先验逻辑对弗雷格现代逻辑的奠基	244
余论:康德对早期分析哲学的三重奠基	249
一、弗雷格与康德的“对立与统一”	249
二、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先验维度	254
三、从先验哲学到先验意义理论	259
结 语	264
参考文献	265
后 记	274

导 论

第一节 康德与语义学问题

康德是“现代哲学的母乳”，^①尤其是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占据着毋庸置疑的重要地位。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无论是基本走向，还是问题的提出，都与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关于这一话题，德国哲学家施太格缪勒在《当代哲学主流》（上册）中精辟地指出，现代哲学对康德的反应有三种方式：一种是肯定康德的立场，但清除其体系中形而上学的、前批判时期的残余，诸如新康德主义；第二种反应是论战式的，就是试图对同一个问题找出另一种新的解答，代表人物是布伦塔诺，他发明了一种自明性哲学来对“先天综合判断”给予重新理解；第三种反应同样也是论战式的，但要比前两种立场激进得多，这指的是分析哲学和现代经验论对康德的问题所采取的态度。^②大体说来，20 世纪以来的分析哲学似乎对康德哲学抱有非常消极的态度。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发生在哲学领域里的“语言转向”运动，是分析哲学诞生的标志。哲学的“语言转向”包括如下内容：第一，把传统认识论注重对“心灵”的关注转向对表达心灵的“语词”的关注；第二，把认识论中主要关切“心灵与世界”的关系转变为关切“语词与对象”的关系；第三，把传统上为了认识的目

① [德]奥特弗里德·赫费：《现代哲学的基石——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郭大为译，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 页。

② [德]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册，王炳文、燕宏远、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16 页。

的而诉诸直观和感觉经验的方法,转变为对语句、陈述、命题进行逻辑分析的方法,其目的是为了探求语言的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罗素曾说哲学是一种逻辑研究。^①所以说,分析哲学的狭义方面就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即进行“逻辑—语义”的结构分析。因此,早期的分析哲学又称语义学哲学,简称语义学。^{②③}语义学无疑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范畴,它的发生虽然有着相当复杂的理论线索和历史背景,但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它与康德哲学的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语义学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它首先得益于现代逻辑——数理逻辑——的发展,然后逐渐成为如下两种思潮的结合产物:意义理论与追求必然性真理的“逻辑—语义”理论。我们先来谈谈现代逻辑的发展对语义学的影响。在导致逻辑向现代发展的各种因素中,有三个是最重要的,第一,由于传统逻辑存在着天然的缺陷,那么力求完善传统逻辑就成为 19 世纪中期数学家们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在当时,数学家在运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进行数学分析时,发现传

① [英]罗素:《逻辑与知识》,苑利均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23 页。

② 20 世纪的分析传统大致可总结为如下三个理论特征和历史分期:第一是“逻辑的哲学”(哲学研究的逻辑主义)阶段,由弗雷格、早期摩尔和早期罗素所倡导;第二阶段属于“语言哲学”,包括早期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倡导的“理想语言”分支,以及后来牛津学派和后期维特根斯坦主张的“日常语言”分支;第三是“科学的哲学”阶段,蒯因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中导致传统分析哲学和逻辑经验主义走向分化,逐渐朝向逻辑实证主义、科学主义、自然主义和心灵哲学等方面转换,其基本的思想方法被很多学科吸收,分析哲学可以说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本研究所谓的语义学,显然属于分析传统的第一阶段。

③ 究竟谁才是“逻辑语义学”的创立者,学界存在如下之争:认为弗雷格没有对什么是语义学做一个详细具体的解释,而塔尔斯基明确给出了语义学的概念。塔尔斯基说:“语义学是一个学科。宽松地说,它探讨一种语言的一些表达式和那些表达式所‘指称’的对象或‘事物状态’之间特定的关系”(参见 A. Tarski, *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ruth and the Foundations of Semantics*. In *Alfred Tarski Collected Papers*. S. R. Givant. R. N. McKenzie ed. Birkh? user Verlag Basel. 1986, p. 669)。塔尔斯基对给定语言的句子真的定义方式奠定了现代语义学的基础。因此,相比弗雷格的语义学思想,有学者认为塔尔斯基的工作实现了对现代逻辑语义学理论的建构。(可参考西南大学梅祥博士的博士论文《塔尔斯基真之语义研究》,2013)。笔者认为,塔尔斯基精确化了语义学尤其是逻辑语义学的概念,但由于弗雷格明确表达了命题与“真”之间仅仅基于逻辑的关系,“真”是一个初始词项,“真”不能被定义,更不能被定义为与事实的符合。因此,逻辑语义学基本思想的建立应归功于弗雷格,尽管塔尔斯基的确精巧化和形式化了这一点。甚至可以说,逻辑语义学的思想萌芽可追溯至 19 世纪早期的波尔查诺。可参见 Rojszczak. Aartur, *From the Act of Judging to the Sentence: The Problems of Truth Bearers from Bolzano to Tarski*, Edited by Jan Wolenski, Netherlands: Springer, 2005。

统的形式逻辑无法提供一种合适的逻辑推理论证。尤其在更为复杂和严密的数学证明中,大多数证明步骤都不能用传统逻辑来完成,于是他们不得不寻求新的证明工具来弥补传统逻辑的缺陷。这些缺陷表现为:其一,传统逻辑只注意到最简单结构的陈述,但数学家可以借助诸如“和”“或”“不”“如果…那么…”等语词构成任意复杂结构的陈述;其二,传统逻辑只注重属性谓词,如“苏格拉底”或“有死的”,而没有看到关系谓词,但这些关系谓词在数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三,传统逻辑实际上并没有把“所有”“有些”和“有”等量词包含在它的前提和结论中,因为它无法从“有一颗恒星是地球上所有生命之源”推论出“地球上所有生命都靠(有)一颗恒星来维持”。第二,现代逻辑产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力求建立一种精确的逻辑上完善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不再出现人类日常语言在表达中所出现的那种歧义和弊病。日常语言之所以歧义频生,在于语法上常常处于与它的逻辑功能相冲突的地位。最后,现代逻辑得以产生的第三个原因,是要解决数学悖论的难题,而数学悖论的实质在于,语句陈述中的“对象语言”和“元语言”在逻辑层次上的混淆和冲突。^①我们可以看出,现代逻辑发展的动力来自于解决数学证明和数学基础的问题,在哲学方面,它担当了这样一种角色,即能够把逻辑上正确的陈述与其他真理区别开来的标准。从这种意义上讲,现代逻辑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对康德所赞同的传统逻辑包括先验唯心主义的批判。

既然出现了数理逻辑,那么语义学自然而然地就被赋予了这样的目标,即如何来探求语句的客观涵义和保证真理的必然性。一言以蔽之,(逻辑)语义学就是借助对语言进行现代逻辑分析的方法去保证并获得必然真理的理论。实际上,语义学在初期的发展过程表现为对康德先验唯心论不间断地批判过程,后来的发展还包括对新黑格尔主义的批判。^②众所周知,康德第一批判的哲学主旨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换个角度,康德的问题可转化为如下陈述:先天综合判断在什么情况下必然为真?更为深入地说,人类的心灵具备怎样的能力和机制才能保证数学命题和科学命题成为必然性的真理?这样一来,康德就进入了对“必然性”的寻求,即寻求能够保证数学和科学为真的先天条件。西方

① 参见逻辑学家塔尔斯基在《形式化语言中真这个概念》一文中对“对象语言”和“元语言”的区分。

②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是摩尔、罗素和卡尔纳普等分析哲学的创立者对英国新黑格尔主义的批判。

研究者罗伯特·汉纳(Robert Hanna)把康德探索知识之可能性条件的问题归属于一种模态问题,并认为康德要解决的是“认知—语义”的问题。^①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康蒲·史密斯(Norman Kamp Smith)说:“如果我们改变康德的陈旧术语,并用当前流行的词汇来标明康德的主旨,我们将之总结为这样的断定:关于认知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对意义的研究。”^②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为了解决所谓的“认知—语义”问题,提出了对于“必然性”探求的四条路径:第一,诉诸知性判断的本质。与传统逻辑不同,康德认为判断就是命题,命题本身不但具有特定的真值,而且能够做出断言性的行为;除此之外,判断还体现为一种特殊的心灵状态和过程,以及一种能够具有判断力的心灵能力。第二,进行“概念”和“直观”的重要区分。第三,同样重要且显著的是,进行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截然区分。第四,对判断进行先天的与后天的区分,这个区分成为前面三个特征的总纲,因为这一点正是区分先天的必然知识与后天的经验性知识的标准。通过上述对康德哲学主旨的分解,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把语义学的特征标示为关于“语言的逻辑句法”,那么康德“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就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关于“心灵的逻辑句法”。^③之所以把“心灵”和“逻辑”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乃是因为早期分析哲学家一致把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认作是一种先验心理学;而语义学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清除逻辑中的心理主义,正是心理性的东西才导致自然语言的混淆和歧义。然而,他们又认识到,康德的先验逻辑毕竟不同于传统逻辑,它是一种前提性的能够保证经验知识得以成立的知性概念,因而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心理主义。因此,从语义学概念的角度看,康德发明的知性概念或先天范畴就属于一种逻辑上的心灵主义,而不是传统的逻辑上的心理主义。更重要的事实是,康德在建立自己的先验逻辑的同时,就一直伴随着对逻辑的心理主义的反对,这一点不但被后来的现象学大师胡塞尔所继承,也同样是导致弗雷格创立现代逻辑的重要因

① Robert Hanna, Kant and the foundation of Analytic Philosoph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1, p. 2.

② Norman Kamp Smith, A Commentary t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Miami: Hardpress Publishing, 2012, p. xli.

③ Robert Hanna, Kant and the foundation of Analytic Philosoph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1, p. 69.

素之一。^①如果说康德第一批判的主旨是关于“心灵的逻辑句法”的研究,那么语义学反过来应用康德的术语,就可表述为这样一句话:命题(陈述)的先天必然的意义如何可能?在康德那里,“意义”一词就是指向对象的心灵的表象性内容,这就暗含着康德的基本问题可归属于哲学语义学范畴。换言之,先验唯心主义就立刻转变为普通的认知语义学以及一般的关于必然真理的理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说,康德的先验逻辑是传统逻辑过渡到现代逻辑的跳板和中介,康德的先验认识论也是从传统认识论——以休谟为代表的经验论和以莱布尼兹为代表的唯理论——过渡到语义学认识论的桥梁和中介。即便情况真是如此,从弗雷格到蒯因的整个分析哲学运动仍然是在对康德问题做出各种批判性的回响中不断向前发展的。

一般认为,语义学的起源及其随之云涌而起的分析哲学运动,标志着康德和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在欧洲长达百年的主导地位的终结。^②语义学的成员们从各个角度分别采取或激进或温和的方式对康德哲学的基本概念进行着批判、拒斥或新的阐释,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例如,罗素曾说:“自从我放弃了康德哲学,就尝试通过分析的方法来探求对哲学问题的解决,我仍然坚信的是,只有分析的方法才能够获得巨大的进步。”^③如同罗素一样,从弗雷格直到蒯因的分析传统,一直在努力回避康德对分析性、先天性等概念的经验主义或心理主义的界定。

分析哲学的起源虽然得益于现代逻辑的发展,然而它还表现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于德国、奥地利以及英美等国家的一场哲学运动。^④在这场运动中,传统的本体论、认识论和心理学等问题,通过数理逻辑的方法以及把语言而

① 在现代逻辑产生以前,由 Arnaud 与 Nicole 合著的逻辑学教科书 *Port Royal Logic* 对西方学者的逻辑观念影响颇深。他们认为“逻辑是思维的艺术”,判断就是对不同观念的关系进行心理表象的思维活动。当然,康德早在胡塞尔和弗雷格之前就对这种逻辑思想给予了批评。

② 当然,语义学批判的对象还包括新康德主义、黑格尔哲学以及新黑尔格主义。

③ [英]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15页。

④ 1983年8月在加拿大举行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上,组织了一个以“分析哲学的根源”为题的研讨会。会上发言人一致同意分析哲学正式形成于二十世纪初的英国,但认为在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也存在着分析哲学的根源。克洛伦(H. Cloeren),费舍(K. Fisher),彼特默尔(W. Büttmeyer)和奥多(S. Auroux)分别探讨了分析哲学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法国的根源。——摘自涂纪亮:《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